

河东记札

夏县古八景

□李恩虎

《康熙夏县志》卷一《地理》篇中对夏县古八景有如下记载：

瑶台山在县东五里，高一里许……登高俯观，一邑山川俱在目前，八景之一，邑人以为游赏之处，中秋尤甚，题咏甚多。

柏塔山在县南二十里，古柏千株……风洞在柏塔山后石岩中，有窍深不可测，风自窍中出，有声，故邑八景之一，曰：柏塔秋风。

夏禹王城，在县西十五里，据鸣条岗，大禹所都，土城，周围三十里，西南面遗址尚存。

青台在禹城中，高百尺，俗传禹妃涂山氏女因禹治水八年于外，筑台望思之，禹庙在上，然禹治水之时，尚为臣，未建都，恐非是古之王者，有灵台以望，氛祲，此或是歟，晚登遥望，野色空濛，八景之一。

建山在县西北七十里，石建里，即稷王山之枝山也，岩崖间老柏苍翠，古刹幽静，八景之一也。

秦楼在城里，通志谓秦时建，王翰诗：潇潇栋宇自明昌（王翰另一咏秦楼诗句），则是建于金章宗时者（金朝第六位皇帝，彼时金朝文化发展到高峰），父老传言后土庙乃其遗址，八景之一也。

巫谷在瑶台左，白沙河所出，八景之一。

中条山在县东五里，东则太山，西则太华，此山居中，因名，起自蒲坂，迤迤而北，盘踞数千里，莫知所终，崇耸广大，为邑具瞻（为本县人瞻望），八景之一。

涑水源出绛县横岭山……经闻喜入夏县境，距县西三十里，世称司马公曰涑水先生，以此自夏至安邑，合姚暹渠入五姓湖，历猗氏、临晋过蒲州孟盟桥（今蒲州镇的一个村）、入黄河，为邑八景之一。

《康熙夏县志》卷四《诗》篇中，载有赵九经、王翰、姜洪、马骥四位诗人咏赞禹都八景的诗篇，其中王翰诗名最盛，并为夏县人所熟知。现在，夏县白沙河湿地公园青铜雕塑文化长廊里，就矗立着王翰沉吟状的坐像及他脍炙人口的八景诗（下图），也以特别的方式展示给世人。

王翰，元末明初人，祖籍河南，后随父迁居夏县（其父仲文曾任夏县县令）。这说明在明朝以前，夏县就有了“古八景”的说法，笔者在此不揣浅陋，对王翰“八景诗”予以解读如下。

【瑶台夜月】

一径穿云小洞天，
榭榭千尺宿风烟。
清溪绕屋归来晚，
月满瑶台秋满天。

瑶台高耸，一条山径如入云端，此处别有洞天。袅袅云烟中，高大的榭树和楠树临风而立。清溪环绕屋舍，有人月夜归来，正是满天秋色，一轮明月高悬瑶台山巅，月色如水，洒满瑶台。

【柏塔秋风】

一塔崔巍驾碧空，
森森翠柏起秋风。
云深宝殿无人到，
咫尺仙居未许通。

柏塔寺高塔巍峨，横驾碧空。秋风拂过茂密的翠柏，飒飒作响。宝殿高耸入云，此处无人能到，离天上仙居应该近在咫尺，可惜凡仙有别，不能往来。

【禹城朝雨】

一天疏雨乱山低，
谁唤扁舟过小溪。
何处铿锵响琮玉，
飞泉只在禹城西。

漫天小雨纷纷，群山乱叠，在云层下显得低小。雨中谁人在呼唤，要坐船到溪水对面去。又是什么地方如玉碎的声音铿锵作响，原来是禹王城西的飞泉四溅。

【建寺晚钟】

梵宇峰头锁暮烟，
寒钟初动月娟娟。
衲僧讲罢归来晚，
一百八声霜满天。

建寺里殿宇峰顶暮烟笼罩，寒烟中钟声初响，月影娟娟，似乎也被钟声惊动。僧人讲经归来，夜色已深，在一百零八杵钟声里，秋意更深，满天霜色。

【秦楼夕照】

楼阁参差倚翠微，
蹇驴驮醉抱琴归。
清高自得林泉趣，
千朵芙蓉照夕晖。

参差错落的楼阁倚建在青山之侧，醉酒的诗人骑着跛驴抱琴晚归。清闲高雅自可识得隐居林泉的快乐，夕

晖中，还有千朵荷花相映成趣。

【巫谷晚晴】

积雨初收巫谷春，
蹇驴何处去寻真。
白云东望瑶台近，
千树碧桃和露新。

连日雨刚刚停歇，巫山脚下一片春色。骑着跛驴何处去寻真趣，向东望瑶台近在眼前，白云缭绕；千万树碧桃含着露水，如仙境中花开缤纷，让人眼前一新。

【条山积雪】

踏遍溪桥不见梅，
高吟天地静无埃。
举鞭可是瑶台路，
自怪曾骑白凤来。

雪后骑驴踏遍溪桥，不曾找到梅花；高声吟诵，天地沉静，白茫茫大地没有一丝尘埃。举鞭指去，前面可是通向瑶台的路？在如此仙境中，竟怀疑自己是骑着白凤翩翩而来。

【涑水横桥】

涑水西风晓雨收，
马蹄蹀躞过溪头。
扁舟谁唱江南曲，
雁落平沙烟水秋。

涑水河边西风渐起，早晨一场秋雨初歇，行人骑马匆匆渡溪岸。船上是谁唱起了江南小调，烟波浩渺中，一曲《雁落平沙》隐隐传达了逸士的襟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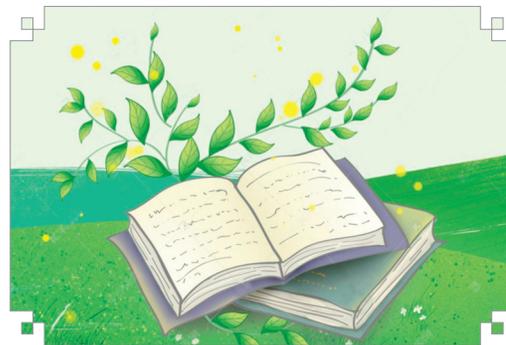
诗人王翰的生花妙笔下，分明是八幅唯美飘逸的水墨画，惹人遐思，不由得人啧啧称奇：上苍眷顾，赐予古夏县这么多美景呀！

要说明的是，年代悠远的夏县古八景，县志中的记载与诗人们的咏题略有不同，其实这也不矛盾，大凡每一个景区都有其夺人眼球的亮点，或者叫最有代表性的景观，比如：瑶台山是夏县驰名风景区，而“瑶台夜月”则是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景观，如同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

沧海桑田，岁月变迁，夏县古八景中已有大半不复存在，但也不算什么缺憾，生逢盛世，活在当下，我们当无限欣慰，因为今天的夏县，青山绿水皆是景，乡村处处美如画，宜居宜养宜业宜游。诗人王翰如果穿越时空，游走于今天的夏县大地，他也一定会诗兴大发，感慨万千，会写出新夏县“十二景”“十八景”或者更多的锦绣诗篇……

文化茶座

民众需要文学滋养的证明



□李云峰

董宇辉俨然一股清流，崛起于可谓光怪陆离的抖音直播带货业态之间。年关的时候，他居然以敢送礼就会失去业务合作机会为标榜，这在虚拟的带货空间里，确实罕见。更罕见的是，他对文学书刊直播带货引发的“畅销”奇观。笔者留意到如下这些数据：

《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携著名作家梁晓声、蔡崇达与俞敏洪、董宇辉围绕“我的文学之路”展开的直播首秀，就创造了文学界与传播界的历史：累计观看人数895万，最高同时在线70多万人，获得上亿次点赞；当晚8点至12点，4个小时内《人民文学》2024年全年订阅卖出了8.26万套，99.2万册，成交金额1785万，销售码洋1983万。

《收获》主编程永新与著名作家余华和苏童组成的“董宇辉+杂志主编+嘉宾”的直播模式，原计划1小时的直播，最终持续了两个半小时，《收获》收获满满：2024年全年订阅量达到了惊人的6.3万套，《收获2024长篇小说》季刊售出1.2万套，总成交金额超过1240万元。

还有董宇辉豪迈兑现的“豪言”：“我要将一本特别好的书卖出150万册，然后刻在我去世后的墓碑上。”这本书，就是女作家迟子建获得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销售量现在已经持续攀升超过400万册，并且还促成了迟子建与董宇辉结识与良性互动交流的佳话。

如果说《人民文学》直播之后有对一些作品读不懂、不认可的读者反馈，那么《额尔古纳河右岸》销量不断攀升的例子，则证明董宇辉推荐的这部作品，真正得到了大众读者的认可。正因为如此，一些网评人士甚至忽略其他文学书刊早就在尝试这种营销方式却没有多大动静的现象，认为曾经的“文学的春天”又要回归了。

那么此火而彼不火，区别在哪呢？其实就在于董宇辉是一个真正读文学作品的带货主播，并且以他理解的认知介绍推荐相关作品。笔者注意到，直播期间董宇辉手中题板上书写的内容：“1.青春岁月里，我们曾以文学为名义相聚一堂，欢声笑语。后来我们都受到了文学的恩惠，生命得以被照亮。2.我瘦弱地走在跌跌撞撞的暗处，无人问津，没有认同。直到文学让世界看到了我，了解了我。”

如同文友之间的作品推介一样推心置腹，自然容易引起共鸣、打动人心，进而激发听众的好奇心和期待阅读的心理，自然就促使他们下单购买了。董宇辉还有机会从一个热爱文学，并被文学救赎的新生者的角度定义文学与评价作家：“同情和怜悯之心，缺了这些，作家不是一个好作家。”

很显然，是文学照亮了董宇辉眼前的路，也让这位青年发出了金子般耀眼的光，并以自己的心路历程，证明一个人的身心是需要文学滋养的。而如前引述的若干数据的制造者，则是无数个寻常百姓组成的直播带货的看客与下单者，是他们凝聚起来的实实在在的人数、下单购买书刊的册数与金额，汇聚成这货真价实的数据。

那么，这样庞大的数据能说明什么呢？只能证明，在这个趋利的时代，作为物质与精神两重性集于一身的人类，不管富有还是贫穷，不管健康还是疾病，他们的精神，都一如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那样，渴望文学食粮的滋养与升华。这，才是作家、编辑家、出版家等组成的文坛所应该认真关注和深刻反思的。

